

周

禮

疏

十二

周禮疏卷第十三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釋曰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者以

其族師主百家各自受法于注政事邦政之事鄭司農云上而掌其族戒令政事也

釋曰云政事邦政之事者謂國之征役皆是也先鄭云百家為族者亦約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故知族百家也

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

學子者

釋曰此族師亦聚眾庶而讀法因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直書德行道藝具言此云孝弟睦婣

惟據六行之四事有學即六藝也計族師所書亦應不異黨正但文有詳略故所言有異但族師親民故折別而言耳

月礼一三

注正月吉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釋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或無事字者則月與上政字

連政又為正字故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但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為正月之吉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

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者此義還與經同於義為得後鄭從之故引之在下也

酺亦如之

釋曰族師於春秋祭祀酺神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

杜子春云當為酺立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

緣頌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

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釋曰鄭知酺者為人物

所祭社祭亦為水旱與人物為裁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為裁害之神也云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者校人職云馬步



亦為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酺者子春亦無正文至以此
經今文為正故依之也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者
彼是與馬為害故祭之引之者證此酺亦與人物為害云
則未知此世所云蝼蝻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者但此經云酺
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蝼蝻之酺神又有
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酺定當何酺故兩言之以無正文
故皆云與以疑之也云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者上黨
祭雩祭鄭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已疑祭為壇位今
此文約與雩祭同故言云以疑之云族長無飲酒之禮者
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
酒禮皆得官物為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為禮故云族無
飲酒禮也云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者鄭必
知因祭酺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
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為醪旅酬相
酌似之也即引明堂禮乃命國醪鄭據禮器明堂禮
皆有醪法醪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以邦

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
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

者及其六畜車輦

注登成也定也 釋曰云以邦比之法者案比之法國家有常

故據其常法以案比之故云以邦比之法也云帥四閭之
吏者族師管四閭閭胥皆中士又有二十比比長皆下士
是帥四閭之吏也云以時屬民而校者謂屬聚其民而校
比之也云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者夫家即男女也有夫有
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若
然則六口為中七口已上為眾五口已下為寡云辨其貴
賤老幼者貴謂卿大夫賤謂占賣國之斥幣販易之人也
廢疾謂廢於人事疾病若今瘡不可事者也云可任者者
謂若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一五皆征之
則可任者也及其六畜馬牛羊豕犬鷄車駕牛馬輦人挽

行皆辨之也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

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

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

相葬埋釋曰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又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在家惟有五家為比比長領之無十

家為聯相管之法今云十家為聯者以在軍之時有十人為什本出於在家故并二比為十家為聯擬入軍時相并

故覆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明是在軍法耳云四閭為族八閭為聯者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答并之為聯

耳若然亦如二比為聯之類也云使之相保者謂相保不為愆負云相受者謂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云刑罰慶賞相

及者案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

周禮一三

三

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

注相共猶相

救相賜釋曰案大司徒職云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賜此所戒勅亦與彼同故引為證也

若

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

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

罰注亦於軍因為卒長釋曰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者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即為一卒卒長

還使族師為之故鄭言亦因為卒長也云簡其兵器者在軍即有弓矢及矛戈戟云以鼓鐸旗物者案大司馬春辨鼓

鐸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鞶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鐸又司常云王建大

常已下是鼓鐸旗物也帥而至者族師以帥士卒具備帥至於鄉師以致司徒也注亦於軍因為卒長者亦釋經掌

其治令已下亦亦眾屬軍吏還自為卒反者也

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

注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為閭 釋曰先鄭知二

士五家為閭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故知閭二十五家也而云各掌其閭之徵令者徵令即下文歲時以下之事

是以歲時各數其閭之眾寡辨其施舍凡

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

則讀灋書其敏任恤者

釋曰言以歲時者謂歲之四時云各數其閭之

眾寡者閭胥各自數當閭之內戶口多少云辨其施舍者亦謂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已外施舍不役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者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閭胥皆為

月七三

四

釋

之聚眾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法者上族師已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眾庶比之時即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勤敏任恤者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注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酬也役行之外兼記勤敏者也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故書既為暨杜子春讀政為征暨為既釋曰知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酬者以其黨鄉之內所有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故知義然也云役田役也者上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但田是國之常事田重於功作此文不云田故知役是田役也知政是州射黨飲酒者政與上祭祀連文聚眾庶故知若州射及黨飲酒也云喪紀大喪之事也者此大喪王之喪也知者以其聚眾庶明非上州之大喪故以王

凡事掌其比釐撻罰之事

釋曰言凡非一

則是鄉飲酒以鄉射飲酒有失禮者須罰之故云凡事云
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云釭撻罰之事者
凡有失禮者輕者以釭酒罰之重釭撻者失禮之罰也
者以楚撻之故雙言釭撻罰之事注釭用酒其爵以兕角
為之撻扑也故書或言釭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釭撻
罰之事釋曰鄭知釭用酒者以其古者失禮之罰罰用
酒又知其爵以兕角為之者見詩云兕觥其觶故知用兕
牛角為釭爵也云撻扑也尚書云扑作教刑孔云扑撻楚
言釭撻罰之事者子春之意以釭罰在之上於義為切故
從經為正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

鼻奇衰則相及注衰猶惡也釋曰比長管五家

周禮十三

五

未

各掌其比之治云五家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云
相和親者案尚書云爾室不睦爾惟和哉五家之內有不
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鼻奇衰則相及者五
家有罪惡則連及欲使不犯故注云衰猶惡也

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釋曰五家之內人有不便

而授注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

徙謂不便其居也者古者三歲大比之年民有願賦於本

里內并國中共為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當鄉

之內言或國中之民出徙郊者先從近向遠釋經徙于郊

之文也云或郊民入徙國中者釋經徙于國中之文也
云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者釋經則從而授之之
文也若有罪惡則下文無授無節園土內之其人私逃有
何付授之也今伍長自往付授明無罪惡直是不便其居

耳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釋曰上經是當鄉之

內遷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今此經言徙于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為旌節乃行之注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授

之者有節乃達釋曰言徙于他對上經直言國中及郊為鄉內此言徙于他明是出居異鄉也云授之者有節乃

達者鄭欲見上經鄉內徙者有授無節此徙外鄉非直有有授兼亦有節乃可行故鄭言此有節亦授之者也此節

即道路用旌節一也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釋曰摠經故鄭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注鄉中無授出鄉無節

此皆罪人故當唯園土內之也注過所則呵問繫之園土考辟之也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園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

情古之治獄閔於出之釋曰上釋出鄉有授兼節此注釋鄉中無授出鄉無似出鄉空有節而全無授者以其

出鄉雖兼有授直舉有節以對鄉內有授何妨有節兼有授也若直有節而無授何以分別罪惡之人云過所則呵

問繫之園土考辟之也者謂所過之官司見即呵問之必知有呵問之者若不呵問窮詰則虛實難明故知可問也

繫之園土考辟之者謂繫在獄中辟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授無節之由也云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園者規主仁以

仁心求其情者案禮記深衣有規矩權衡規配東方仁矩西方義但斷獄之法有義有仁雖以義斷使合宜

仍以仁恩閔念求得情實閔念出之故獄城園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釋曰設王之社壇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壇

皆設置之直言壇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云為畿封而樹之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

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故云為畿封而樹之注墳謂壇及壝圻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樹之稷者稷社之細也釋曰遺謂壇及壝圻也者

增埒即墻經不言墻故鄭兼見之也云畿上有封若今時
界矣者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云不言稷者稷社
之細也者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不言
稷故解之案孝經緯社是五土摠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
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
社不言稷也稷既是原隰之神但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
遍勸稷又為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孝
經注直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

凡封國設其

社稷之墻封其四疆釋曰言凡封國者封五等之國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設

其社稷之墻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
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
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
社稷之法也云封其四疆才諸侯百里以上至五百里四
邊皆有封疆而樹之注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釋曰
故云封其四疆也注封國建諸侯者若典命云三公八

命其鳩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建
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封則經云四疆是也

造都邑

之封域者亦如之釋曰云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

五里皆有四邊封域故云之封域也今社稷之職釋曰
云亦如之者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

祭社皆有職事令之者使各注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
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注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為

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為社丘乘共粢盛所
以報本反始也釋曰言將祭之時者春秋祭社日皆用

甲未祭之前令諸有職事于社稷者也云唯為社事單出
里者單盡也盡往助祭于州長此據六鄉之中又云唯為

社田國人畢作者畢亦盡也國人盡行鄭云非徒羨謂在
六遂之中以下劑致旺當家之內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

卒其餘為餘夫但田與追胥竭作餘夫亦行故云非徒羨
也云唯為社丘乘共粢盛者此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

甸井田之法案小司徒職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為一成成百井九百夫一井之地九夫八家各治一夫自入共治一夫稅入於君以共粢盛而祭社故云丘乘共粢盛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社稷為土神是民之本句龍后稷是民之始反亦報也命民共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引之者證祭社各有

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綏共

其水橐

釋曰言凡祭祀謂王之天地宗廟先六次小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飾其牛牲者

祭祀尚潔淨故飾治使淨也設其楅衡者恐無觸人故須設楅于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綏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注飾謂刷治潔清之也鄭司農云楅體故共其水橐也衡所以楅持牛也綏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立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楹狀也水橐給殺時洗薦牲也綏字當以豸為聲釋曰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者司農意以衡為持故云所以楅持牛以楅衡共一物解之與子春同後鄭不從之矣云綏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者若然自漢以前皆謂之綏案禮記少儀云牛則執綏綏則綏之別名今亦謂之為綏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夕牲在祭前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而言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者子春意楅衡唯設于角與司農義同後鄭亦不從也立謂楅設于角者楅者相楅迫之義故知設於角云衡設於鼻者衡者橫也謂橫木於鼻今之馳猶然故知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云如楹狀者漢時有置于犬之上謂之楹故舉以之為况衡者也云水橐給殺時洗薦牲也者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橐飲飼水所以洗牲橐所以薦牲故雙言洗薦牲也云綏字當以豸為聲者爾雅有足曰豸無足曰豸但牛綏以麻為之從絲

八月札十三

徐光

而形以豸為聲故云
綏字當以豸為聲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釋曰言

者謂君牽牲入時封人隨後歌舞云博碩肥膷也云及
毛炮之豚者謂造炮豚之時則爛去其毛以炮之也
注

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
爛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

云博碩肥膷 釋曰案禮記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却大
夫序從是君牽牲入時也云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

也者解封人隨牲後歌舞之時節及使神歆享之意云毛
炮豚者爛去毛而炮之者經直云毛炮恐人以并毛炮之

案禮記內則有炮豚炮牂皆編萑以苴之塗之以墜塗孰
乃擘去之彼雖炮亦不言去毛炮之鄭知去毛者牂豚之

毛於牲無用空以汗損牲體故知凡炮者皆去毛也云以
備八珍者彼內則八珍之中有炮豚此炮豚與彼同故知

此炮豚以備足八珍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
碩肥膷者此左氏相公傳隨季良之辭彼云奉牲以告曰

博碩肥膷引之者證封人歌舞牲時有此辭也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明皿

則飾其牛牲 釋曰言凡凡此下四事王之喪紀有牲
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

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牢賓客有殺牲之者唯
據致殮及饗餼饗食皆有殺牲之事軍旅殺牲者謂饗獻

軍吏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注 大盟會同之盟 釋
經皆用牛牲故摠云飾其牛牲也 注 曰案觀禮及司儀諸

侯時見曰會躬見曰同王皆為壇干
國外行盟誓之法故鄭依而言焉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立日聲以節聲樂以

和軍旅以正田役 釋曰言掌教者必教他官案賦曠
職發言云掌凡樂事播鼗擊手頌磬

笙磬下又云掌大師之縣鼗壎愷獻亦如之雖不云擊手鼓上
下文參之其五鼓是賦曠擊之則此所教者當教賦曠也

其晉鼓當教縛師故其職云掌金奏之鼓此下云以晉鼓鼓金奏故彼鄭注云主擊晉鼓是也又云六鼓四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與音聲和合故連言音聲也云以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鼓晉鼓皆是也以和軍於者下云以鼓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下云以鼙鼓鼓役事是也田獵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案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注音聲五聲合和是也此一經是與下為揔目之語也注音聲五聲合和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則五聲須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鄭不解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聲相將之物故釋五聲教為鼓而辨其聲用則合得音故不重云音也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

注教為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之事釋曰鄭云教為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者則雷鼓八面之等云而辨其聲用鄭云又別其聲所用之事則下文雷鼓及四金聲之所用各不同是也

以雷鼓鼓

周禮十三

神祀

釋曰天神稱祀地祇稱祭宗廟稱享案下靈鼓鼓社祭又案大司樂以靈鼓祭澤中之方丘大地祇

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祇無問大小皆用靈鼓注雷鼓八面鼓則此雷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神祀祀

天神也釋曰鄭知雷鼓八面者雖無正文案韞人為皇陶有晉鼓鼗鼓皐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

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故知義然也

以靈鼓

鼓社祭

注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釋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

之揔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祇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祇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用

靈鼓以路鼓鼓鬼享

注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釋曰案大宗伯宗廟有六

享則禘祫及四時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為之祀祭殤為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其天地神祇大小同鼓

也**以鼗鼓鼓軍事**

釋曰案大司馬云春執鼗鼓鐸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鄭

注云王不執鼗鼓尚之於諸侯則在軍注大鼓謂之鼗鼗以鼗為正無妨兼有路鼓晉鼓之等也

曰云大鼓謂之鼗是訓鼗為大此唯兩面而已而稱大者此不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為

大耳鼗鼓長八尺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為大耳鼗鼓長八尺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為大耳鼗鼓不能止之

八尺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為大耳鼗鼓不能止之勝鄭云鼗鼓不能止之勝鄭云鼗鼓不能止之勝鄭云鼗鼓不能止之

此三鼓役事謂擊鼓起役事與彼不同者注鼗鼓長丈二但起役止役皆用鼗鼓兩處義得相兼耳

二尺韞人文此既丈二尺大於鼗鼓不得大名者但鼗鼓長八尺尚對晉鼓為鼗明鼗鼓亦大可知不可同名為鼗

故別以鼗以晉鼓鼓金奏釋曰凡作樂皆先擊鍾故鼗為號以晉鼓鼓金奏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云

先擊鍾次擊鼓金則鍾也奏則擊也則注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是擊鍾後即擊鼓故云晉鼓鼓金奏

擊編鍾釋曰晉鼓長六尺六寸亦韞人文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鍾者案擊師云擊編鍾鄭注云磬亦編於鍾言之

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若然則磬師擊編鍾鍾師擊不編鍾又案鍾師云掌金奏之鼓鄭注云三擊晉鼓則

此晉鼓和金奏但鍾之編與不編作之皆是金奏晉鼓皆和之矣鄭唯言編鍾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

和之故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以金錡和次擊鼓是不編之鍾亦有鼓鼓即晉鼓也

鼓釋曰謂作樂之時以注錡錡于也圍如確頭大上小下此金錡和於鼓節也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錡也者錡于之名出于漢之大予樂官并云其形圍如確頭大上小下並出彼文而知之也又云樂作鳴之與鼓

相和此鄭以意解之案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錡不見在軍所用明作樂之時與鼓相和故云和鼓也

也以金錡節鼓釋曰此謂在軍之時所注錡錡也形用節鼓與鼓為節也如小鍾軍

行鳴之以為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鑼釋曰鄭云鑼鉦

也者案詩有鉦人伐鼓就而解之彼注鉦以靜之此解以

為軍行所用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動靜俱用故也云形如

小鍾者亦據漢法而言也云軍行鳴鑼對上以金鑼止鼓

司馬文而釋故引彼文云軍行鳴鑼對上以金鑼止鼓

金鑼作樂為節案彼是司馬所執也

釋曰此案春秋左氏傳曹劌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

退軍之注鑼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

時鳴鑼曰鳴鑼且卻釋曰云鑼如鈴無舌者亦約漢

法而知也云有秉執而鳴之者案大司馬云卒長執鑼故

知執而鳴之也又引司馬職鳴鑼且卻者欲見軍卻退時

鳴之是止鼓以金鑼通鼓釋曰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

鑼所用也

為木鑼施今時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注鑼大鈴也振之

振鑼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

職者案彼兩司馬執鑼所引司馬振鑼即兩司馬也凡祭

祀百物之神鼓兵舞佾舞者釋曰上三神祀

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

也云鼓兵舞佾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佾舞

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佾舞今此小神等若

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佾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

二舞注兵謂干戚也佾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

而已釋曰兵謂干戚也者案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節

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干戚者見禮記樂記云

干戚之舞非備樂祭統又云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

知兵舞干戚也又知佾舞列五采繒為之有秉者案樂師

注佾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故知之

也凡軍旅夜鼓鼓蚤釋曰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

旅於夜鼓其蚤鼓以警衆也

注 警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警夜半三通

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 釋曰言警者聲同憂戚取

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為警也引司馬法曰昏鼓

四通為大鼓警者欲取從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

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為晨戒者警言眾豫使嚴備侵早

當行云旦明五通為發响者旦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

云發响也 **軍動則鼓其眾** 注動且行 釋曰尋常在道

五通發响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

則擊鼓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鄭云動且行

謂行前向 **田役亦如之** 釋曰田獵圍合之時必擊鼓象

陳時也 **田役亦如之** 對敵故大司馬職云鼓遂圍禁

是 **救日月則詔王鼓** 釋曰謂日月食時鼓人詔告于

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鄭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

食亦如之大僕亦佐擊其餘面鄭既云佐擊其餘面則非

只兩面之鼓案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

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與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

餘面也案莊二十五年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鼓用泄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

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若然此救日食用鼓惟據夏四月

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大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為

災故有救日食之法他月似無救理尚書胤征季秋九月

日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

朝退自攻責若天子法則伐鼓于社昭十 **注** 救日月食王

七年昭子曰日食天子伐鼓于社是也 **注** 必親擊鼓者

必親擊鼓者聲大異言聲大異者但日月食始見其微兆

未有災驗故云異也引春秋傳者亦莊二十五年傳辭彼

傳云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

牲非日月之眚不鼓譏其為大水用鼓引之證其日月得

有用鼓法春秋不記救月食者但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

之象故記之月食是陽侵陰君臣之象非逆事故略不記之也 大喪則詔大僕

鼓注始崩及窆時也 釋曰案大僕職云大喪始崩成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師

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

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釋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注羽折

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注羽折為之形如帔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旱也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翌或為義立謂

皇折五采羽為之亦如帔釋曰但羽舞用白羽帔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帔也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方不止四方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云旱暵之事謂旱也者春秋所云旱者皆釋旱又祭法云雩祭祭水旱故知旱暵謂雩祭也云暵熱氣也者以其旱時多熱氣又此暵字以日為形以漢為聲省故知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者先鄭之意蓋見禮記

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為首服故以此皇為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矣云書或為翌或為義者禮本不同故或為翌或為義皆不從之矣立謂皇折五采羽為之亦如帔者鍾氏陳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為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帔舞若然帔舞羽舞皇舞形

凡野舞則皆教之注野舞謂野人欲制皆同也

學舞者釋曰案

序官舞徒四十人其數有限今云皆教之者
數雖四十餘者有能學皆教之以待其闕耳
凡小祭祀

則不與舞
注小祭祀王立冕所祭者與猶作也 釋曰

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立冕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帔舞而云不與舞者小祭祀

雖同立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宮中七祀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

牲牲
釋曰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者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言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

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元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共祭祀之牲牲也

注
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牲純也立謂牲體完具 釋曰案爾雅所釋六畜有馬牛羊豕犬雞故鄭依

而釋之案膳夫供六牲鄭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則此云牲亦據將用為言也司農云牲純也後鄭不從者

尚書云犧牲對犧不得為純色其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立易之云牲體完具也

凡陽祀用騂

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

色牲毛之
釋曰言凡與下陽祀陰祀望祀注騂牲赤色等為目故云凡以廣之也

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為幽幽黑也立謂陽祀祭天於

南郊及宗廟 釋曰騂牲知是赤色者見明堂位周人騂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知騂是赤也

云毛之取純毛也者對下文云禋是雜色則此經云毛之者皆是取純毛也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并陽祀祭

天於南郊及宗廟者但天神與宗廟為陽地與社稷為陰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圓丘方澤下云牲幣

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崑崙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
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然則非此駢牲黝牲惟有郊天及宗
廟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案郊特
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
駢是南郊用駢也檀弓云勞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用赤
也據此而言則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駢也郊特牲云社
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于北
郊就陰位彼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
陰以是知陰祀中有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不從先鄭陽
祀春夏者周祭宗廟四時同用駢夏至祭地方澤牲用黃
春夏迎氣牲各隨方之色明不得同用駢故不從也又知
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四望義同故知是四望五嶽
等也云黝讀為幽幽黑也者以其幽是北方故從幽為黑
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祀待先鄭釋訖隨後破
之故

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

釋曰時言凡者山川已下非一故亦言凡以廣

周禮十三

其

毛

之也必用牲物者對上方色是隨其方色下用尫尫是雜
色則此牲物者非方非雜雖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
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雜也假令東注時祀四時
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注所常祀謂
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釋曰知時祀是山川以下至四
方百物者案司服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
此上文云天地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
等亦依四時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
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凡外祭毀事用尫可也釋曰
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注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
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注事者故書毀為斲尫作龍杜子春
故云凡以廣之也云既當為毀龍當為尫尫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攘毀
除殃咎之屬釋曰知外祭中有表貉者據上文外神之
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
則外祭中唯有表貉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

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州
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
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
云虎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虎中有黃色者用之
不必純黃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子
春之下不言立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禘辜祭四
方百物而引九門礫攘又案小祀職云將事侯禳皆
是禱祈除殃咎非常之祭用有之類故引以為證也凡祭
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系之

釋曰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

繫養之故云凡祭祀共土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當殊
其犧牲以授充人繫系之養之周景王時賓趙見雄雞自
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釋曰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云
犧牲不云牲則惟束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
直牲未必純犧若犧則兼牲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云授
充人者當殊養之者牧人之牲未用祭者摠在一處不殊今

周禮十三

七

當殊

以祭者則殊別繫養之云周景王時者此春秋左氏傳
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
立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
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注犧
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為君彼直云自憚其犧不
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者證犧是純色之意也凡牲
不繫系者共奉之注謂非時而祭祀者釋曰云不繫
者謂若上文凡外祭毀事用有可也

是非時而祭祀者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釋曰云掌養國

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者政令則諸公猶官也釋曰
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注訓公為官者恐有
公君之嫌但王家之牛若公廡凡祭祀共其享牛
之牛故須訓公為官是官牛也

求生以授職人而芻之

釋曰云凡祭祀者祭以給一故亦言凡以廣之曰主

牛者謂正祭之牛云求牛者謂繹祭之牛注鄭司農云享

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立謂享獻也獻神

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為穢穢謂之牝可以繫

而以授養之釋曰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若

此以為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

祭而云前祭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為齊時所食齊則十日

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

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者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

非時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

者故後鄭亦不從也立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

也者以其宗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

先鄭為前祭一日之牛也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

也者今日正祭于廟明日繹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云孝子

求神非一處以解求牛為繹祭之牛也故郊特牲云祭于

初尚曰求諸遠者與是名繹祭為求也云職讀為穢者凡

官皆有職直云職人無所指斥但職穢聲相近誤為職故

釋曰

牛前祭一日

也

者若

此以

祭而

不應

於鬼

非時

者故

也者

先鄭

也者

求神

初尚

官皆

也

釋曰云凡祭祀者祭以給一故亦言凡以廣之曰主

牛者謂正祭之牛云求牛者謂繹祭之牛注鄭司農云享

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立謂享獻也獻神

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為穢穢謂之牝可以繫

而以授養之釋曰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若

此以為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

祭而云前祭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為齊時所食齊則十日

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

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者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

非時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

者故後鄭亦不從也立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

也者以其宗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

先鄭為前祭一日之牛也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

也者今日正祭于廟明日繹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云孝子

求神非一處以解求牛為繹祭之牛也故郊特牲云祭于

初尚曰求諸遠者與是名繹祭為求也云職讀為穢者凡

官皆有職直云職人無所指斥但職穢聲相近誤為職故

求生以授職人而芻之

牛者謂正祭之牛云求牛者謂繹祭之牛注鄭司農云享

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立謂享獻也獻神

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為穢穢謂之牝可以繫

而以授養之釋曰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若

此以為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

祭而云前祭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為齊時所食齊則十日

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

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者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

非時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

者故後鄭亦不從也立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

也者以其宗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

先鄭為前祭一日之牛也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

也者今日正祭于廟明日繹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云孝子

求神非一處以解求牛為繹祭之牛也故郊特牲云祭于

初尚曰求諸遠者與是名繹祭為求也云職讀為穢者凡

官皆有職直云職人無所指斥但職穢聲相近誤為職故

也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釋曰

賓客者謂五等諸侯來朝兼有注牢禮殮饗食也積膳所以給

臣來聘皆共牢禮積膳之牛也注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

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間禮賓客也掌客云躬膳大牢釋

曰鄭知牢禮殮饗者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者下云饗食

是速賓之禮也案大行人掌客比云上公殮五牢饗餼九

牢五積侯伯殮四牢饗餼七牢四積子男殮三牢饗餼五

牢三積積之多少各視殮牢其膳則五等諸侯皆大牢故

云牢禮殮饗也云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者謂行道之用遺

人所云者是也又引司儀職曰三國五積者據上公而言

也云膳所以間禮賓客者謂賓客未去之間致禮也又引

掌客云躬膳大牢彼注云躬中饗食賓射共其

也中間未去即是間禮賓客也

膳羞之牛

釋曰饗者身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身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

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遠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

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有牛也云

共其膳羞之牛者謂獻注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

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

周禮十三

十九

供新

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釋曰引燕禮小臣

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者案燕禮立

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

膳者注云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園壺無冪羞膳者羞

於公謂庶羞云云至主人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

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

王與賓饗及賓射設俎時節及設人無文故云王之膳羞

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俎至於射禮天子諸侯皆先行

燕禮其牲狗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雖用燕禮直取一獻

之禮未旅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公當饗雖然燕禮

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羞也不言軍事共

其犒牛

釋曰謂將帥在軍中犒注鄭司農云犒師之

之賜牛謂之犒牛也釋曰案左氏

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雖非已之軍師亦是犒師之牛故

引以為喪事共其奠牛注謂躬奠遣奠也喪所薦饋

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為奠朝夕之奠無

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躬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

也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

傍以載公任器釋曰會同軍旅兼言行役謂王行巡

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注牽傍在轅外

任器者亦謂之為兵車故云兵車之牛也

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任猶用也釋曰云牽傍在

轅外輓牛也者上云兵車之牛據在轅內者別言與其牽

傍故云在轅外輓牛也若然轅外在前者曰牽在旁者曰

傍故鄭覆云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言人御之

者以其在轅外將御為難故特言人御之也

云任猶用也者謂在軍所須之器物皆是也

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簠以待事注鄭司農云

屬盆簋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簋受肉籠也立謂互若今屠

家縣肉格釋曰先鄭上文福衡共為一物後鄭已不從

日奠釋曰喪中自未葬已

注謂躬奠遣奠也喪所薦饋

釋曰喪中自未葬已

釋曰會同軍旅兼言行役謂王行巡

注牽傍在轅外

釋曰云牽傍在

釋曰云牽傍在

釋曰云牽傍在

釋曰云牽傍在

注鄭司農云

互謂福衡之

釋曰先鄭上文福衡共為一物後鄭已不從

釋曰先鄭上文福衡共為一物後鄭已不從

釋曰先鄭上文福衡共為一物後鄭已不從

釋曰先鄭上文福衡共為一物後鄭已不從

釋曰先鄭上文福衡共為一物後鄭已不從

喪事共其奠牛

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為奠朝夕之奠無

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躬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

也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

傍以載公任器

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

任器者亦謂之為兵車故云兵車之牛也

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任猶用也

轅外輓牛也者上云兵車之牛據在轅內者別言與其牽

傍故云在轅外輓牛也若然轅外在前者曰牽在旁者曰

傍故鄭覆云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言人御之

者以其在轅外將御為難故特言人御之也

云任猶用也者謂在軍所須之器物皆是也

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簠以待事

屬盆簋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簋受肉籠也立謂互若今屠

家縣肉格

證也

引以為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證也

引以為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云掌繫祭祀之牲牲則摠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

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為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見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者案春秋有郊牛之口傷麤鼠食其角自外恐更有禽獸觸齧故鄭摠云焉云養牛羊曰芻者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

據牛羊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王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

王亦如之 釋曰上經天地外神已別于上故今以凡散

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釋曰云散祭祀之牲直言繫于國門

使養之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已不必三月也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牲則不必三月其諸侯祭祀養

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云遠牛羊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此散注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祭祀亦可浹日而已 注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

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 釋曰鄭知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見上文陽祀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別云凡時祀用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

上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云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摠王城十二門皆別有下士及府史胥徒今養牲者是十二門而云司門之官者摠官首而言之其實非司門自

養則先鄭云使守門者養之是也 展牲則告牲 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

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立謂展牲若令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釋曰先

鄭以為選牲時後鄭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人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令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牲明非

初選牲故不從玄謂展牲若令夕牲也者此舉漢法以況之又引特牲禮者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焉案彼宗人

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夕牲時云舉獸尾者士用兔道言獸尾止謂兔也言近之者彼謂士禮引證天子法故云近

之碩牲則贊

釋曰上經夕牲時此經據正祭時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云

博碩肥腍此充人既是養牲注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之官當助持牛紉而牽之注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

牲以告曰博碩肥腍釋曰鄭知有君牽牲者見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天子亦當然又引春秋傳者

比春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隨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少道

周禮十二

二十二

大滂又云令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腍采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是其事也

周禮疏卷第十三

周禮疏卷第十四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瀆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

令釋曰此經與下經為自言任土之法者任謂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即下經云廛里任國中地以下是也云以物地

事者此文還於任其力勢而物色之知其種植所宜何種云授地職者既知地勢所宜而授有職事於地者云而待

其政令者謂因其職事使出賦貢注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即下經園廛二十而一以下是

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釋曰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者力勢生育即下文

大司馬小司馬

周禮十四

義

物色是也云且以制貢賦也者地勢所能生育本以字民

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因民九職以制貢故云且以制貢賦也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

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故名厥賦惟上上之等也云物物

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緯故孝經緯援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

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所宜處多故鄭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布種所宜故

二處皆云物地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既物地知所宜須有職事案大宰職九職皆主營地以出貢山虞澤

虞川衡林衡亦主地以出稅故知授地職中有此農牧衡虞之等但九職中略舉農牧二者案小司徒職云分地域

而辯其守施其職彼守職文具故彼鄭注守謂衡虞職謂九職此經無守惟有地職故鄭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地職中兼見衡虞之守也

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

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釋曰此一經論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

置國城四面至置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節封授不

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為始也但自遠郊百里之內

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塵里以至牧田九等

所任也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

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于家餘地既九等之人所受以為

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置四甸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

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

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謂天子之

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

田任置地者謂三公及執玉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

百里置地之中也名三百里地為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

給之故云稍也四百里為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為

人周禮十四

二

注故書塵或作壇郊或為蒿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

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

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

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

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

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

近郊百里為遠郊玄謂塵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塵民居

之區域也里居也回樹果旅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誰

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

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請為仕仕者亦反
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
受田也牛田牧四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
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
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
里為州四百里為縣六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
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置五百里
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
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廛里任國
中如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
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
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
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
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
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

禮記

三

卷九

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
也場園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
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
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
以口受田如比士二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
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
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
地城郭宮室塗巷又狹於二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
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七之地通上中
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
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 釋曰云故書廛或作壇
已下先鄭及子春等不從故書者以其壇與蒿削義無所
取故也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
後鄭不從者以其廛者廛絲於中里又訓為居不得為空
地若空地何因有二十而稅乎且司農又不釋里之與廛
義異故後鄭以為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

天一廛一物解之也司農云民宅曰宅宅田以備益多也者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更有子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弟益多出往居之後鄭不從者依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二者依彼稱宅與此宅田文同故不從先鄭依彼解之司農云上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大夫已下仕宦得田依孟子圭田解之司農云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者皆仕在官府吏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為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故後鄭以為府史之等仕在官家人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後鄭不從者若其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為牛人之家

司農注

四

卷六

所受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意此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牧六牲則是公家放牧之地何得下文有稅乎故後鄭亦云牧人家人所受田也司農引司馬法已下者證經遠郊百里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置置即都一也無取於州與野之義連引之耳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後鄭義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長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司馬法同故後鄭從之也玄謂里居也案爾雅釋言云里邑也今云里居者但里居城邑之中故爾雅云里邑不謂訓里為邑故鄭云里居也云圍樹果蔬之屬者此謂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為井竈葱韭者故得種樹果蔬之屬云季秋於中為場者七月詩云九月築場圃是也云樊圃謂之圃者大宰九職有園圃毓草木井園言之詩折柳樊圃故云樊圃謂之園也引士相見

者破先鄭以為宅田為民宅之義也云士讀為仕者後鄭之意單士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仕官之仕云所謂圭田也者所謂王制夫圭田無征復是殷法故圭田無稅入天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引孟子者證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之義也云賈田已下至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者皆是不從司農之義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者欲見六鄉之外有九等之田無公邑之意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以其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云自此以外皆然者以大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唯九十三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為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處也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二百里為一節故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

夏月禮一曰

五

虞正

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云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者此還據司馬法而言無正文約與彼同故言或又言云以疑之也云遂人亦監焉者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野大摠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為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間有遂云云而言以達于畿但鄉遂及公邑皆為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此經有家邑小都大都之文小司徒有四立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彼據稅入天子而言此總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王子弟者據春秋之義凡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畺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者上經土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彼并言土故云任言任

其生育此經皆單言任故以任其曲直高下形實解之言
任義得兩舍也云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既不
可方平如圖明受田受邑者不得盡如制制還是圖也云
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者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
形實亦兼解任其生育貢賦取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
育且以制貢賦也云以廩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
一廩田百畝引之者覆破司農謂廩為空地故云是廩里
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言正是民之邑居在都城者
聲解之也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據大司徒大司馬皆云
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同者王畿千里開方之方千里
為方百里者百百里為一同故云積百同云九百萬夫之
地也者一同百成成九百夫成九千夫百成九萬夫百
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
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案大司徒注積石曰山
大阜曰陵注瀆曰川水鍾曰澤爾雅釋山足曰麓此瀆非
四瀆其溝亦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港直是通水之溝瀆也

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郭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宮室涂
巷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
萬夫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也案洽邑千里之
中山林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
云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者此相通三家
受六夫之地也云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者亦據六百
萬夫相通而言也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
地也者以其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
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
夫之地云三分云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者前文摠據畿內
方千里三分去一此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二
故其餘二十四萬夫也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者鄉有
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云通不易一易再易
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者此亦相通而言也云其
餘九萬夫者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
云廩里已下至半農入也鄭意九者未畢各整萬家以大

抵九者各爲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云亦通受一夫焉者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也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鄭摠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據實受地爲定數故云定也云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引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家爲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人云夫一廛田百晦餘夫亦如之是其餘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者此謂士與工商之家文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故摠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也云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案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粥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地無曠土又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又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又見齊語管子對桓公亦云皆者聖王處士以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皆云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據此二文皆有四民但民農已於上鄉遂公邑受地故此唯說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上之子則免

農矣故禮運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七既有祿沾及子弟故其家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也其工商比農民為賤故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仕在官若府史但異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為官所使故云以事入在官云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還是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故知亦出耕公邑也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者經有任甸稍縣都遠郊之內已入六鄉與九等故此特據甸地已外至五百里但王畿千里摠計有百同已取四同為百里內故餘有九十六同同有九萬夫百同則九百萬夫其中除四同三十六萬夫故餘為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也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欲解於三分所去而存一之意但百里之外雖有公邑采地城郭宮室比百里之內為狹少耳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今於此

周禮十四

八

三

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不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十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案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荅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萊五十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意遠郊外上地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

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為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
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今於百三十
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分於六同別借
取十二同添六為十八同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得十三
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分今還他二分
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一同者分為九
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
前六十五同摠為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
夫取六十同六九五十四為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
同有九萬夫九九八十一又為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
為八十四萬夫又添五百四十萬夫摠為六百二十四萬
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
夫也云上中下者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
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者以上
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云定
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

月札十四

九

卷六

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二百六十萬夫之地
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
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為六十萬家是五分借一整數
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之地向五分借一今還
五分除一六十除十二餘有四十八萬家在地亦五分除
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
十八萬家添前二百四十一萬為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
一百四萬夫地添前五百二十萬夫摠為六百二十四萬
夫矣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者鄭既摠
計畿內遠郊之外訖別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三百里已
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
對故特計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
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既無九等故以餘地為公邑也
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
至於三面山林徧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
土乎且六鄉之民猶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

為定乎但鄭欲以開悟後
人聊以整數為筭法耳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廬二

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

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釋曰上經言

經言出稅多少不同之事云國宅無征者征稅也謂城內

園地廬即上經廬里任國中之地并言之者以其出稅同

故也云近郊十一者即上經宅田士田賈田任在近郊者

同十一而稅也云遠郊二十而三即上經官田牛田賞田

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

十二者即上經公邑之田任甸地已下至任置地四處皆

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據上文直言公邑之

田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惟言

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為井田鋤法不見公邑則三者

之中皆有公邑故上注云自此已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

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為夏之貢法故

也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上之三等為輕近重遠法此

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

注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
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林為
黍林杜子春云當為漆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
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廬亦輕之者廬
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櫛而置場有瓜釋曰司農云
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者先鄭意廬既為空地非民
宅則此國宅城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以廬
里既為民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為官府治事處解之
室謂國宅凡官所有官室吏所治者也者吏即卿大夫等
則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是也故無征也云周稅輕
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者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
家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

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廩亦輕之者廩無穀園少利也者以其廩則五畷之宅在園中則孟子云五畷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廩無穀也園少利者此園則百畷田畔家各二畷半以為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云古之宅必樹者即孟子桑麻是也云置場有瓜者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置場有瓜鄭云中田中作廬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殖猷之鼻祖是其園廩皆有稅之事也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園中園廩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畷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玄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

大共小亦四十一

周禮十四

十一

主我

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畷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差也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釋曰以草木為民毛民有五畷之宅廬舍之外不樹

桑麻之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云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夫三為屋民有百畷之田不耕墾種作者罰以三夫之稅粟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此則大宰問民無常職轉移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無可賦稅仍使出汪鄭司農云宅不毛者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汪謂不樹桑麻也里布

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
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塵
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僂布質布罰布塵布孟子曰塵無夫
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
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
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
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立謂
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
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
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縣
役釋曰先鄭云不毛者謂不樹桑麻據孟子爲說也云
里布至抱此布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也云或曰布泉以
下至塵布此說合義也云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此昭
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文案彼文齊侯以師欲納昭公申豐
從女賈以幣錦二兩以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
猶爲高氏後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

七。二

周禮十四

十二

王定

百兩一布杜注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
杜以爲布爲陳不爲布泉此先鄭以彼布與此布及外府
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也云塵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已
下彼注先鄭云次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後鄭云總讀如
租稔之稔稔布謂守斗斛銓衡之布質布謂質人所罰犯
質劑者之布罰布者謂犯市令者之泉塵布者貨賄諸物
邸舍之稅彼諸布皆是泉故引以爲證也引孟子塵無夫
里之布亦謂口率出泉宅不毛無一里之罰布天下民願
爲之民矣云欲令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者案閭師
四業畜也耕也樹也蠶也或說以四時之業也立謂宅不
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者此就足司農之義空田
者罰以三家之稅粟者以夫三爲屋以三夫解屋也云以
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比共吉凶二服閭
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但射器賓器等爲
國行禮故出官物爲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
不可出官物故比族王集此罰物爲之故鄭唯據此二事

而言也云夫稅者百畝之稅知者以家稅為士徒故知是一夫之田所稅粟也云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縣役知者案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故知家稅是士徒車輦也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為之言輕重之差鄭答此以時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

徵其賦

釋曰閭師徵斂六鄉之賦貢遂師旅師斂六遂

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案下閭師注賦謂九賦及九貢則此賦貢含有也至於里布屋粟及閭民夫家之征亦可徵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

小五十五

周禮十四

十三

才

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釋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是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皆是也

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注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釋曰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者以其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今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是主數也云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此鄭重解國中及四郊之義據上文廛里至任遠郊之地其中含有六鄉七萬五千家故鄭指六鄉而言也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則唯牛可為農事而鄭摠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不用為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為用故摠入農事之中是以閭師主徵斂

亦摠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者案下又陳貢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為主耳賦謂口率出泉若然案大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爲九等此國中及四郊於九賦之中惟有二賦而言九賦者亦大摠而言也其九貢又與大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貢爲一謂諸侯之凡任九貢即大宰九職之貢與下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

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

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

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釋曰案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

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凡任民謂任使萬民使出貢與下爲目云任農以耕事貢

六十二

周禮十四

十四

王元

九穀者案大宰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穀九穀之數大宰已注訖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大宰云

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還使貢草木謂菜蔬果菹之屬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者大宰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但八

材飭治以爲器物故此還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大宰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還使貢貨賄也云任

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大宰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故還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大宰云七曰嬪婦化

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即被嬪婦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大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

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序官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山不稱虞者欲見山中可

以兼川林亦貢物故互見爲義也此文次第與大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爲次此不依彼爲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

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爲一此文分山澤爲二唯有八者但九職有臣妾及閭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

妾使得自生若責稅則無以其聚斂斫材無可稅故也其
間民載師已見出夫家之征故於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
為二者以山澤出貢不同故分注 貢草木謂葵韭果菘之
為二以充八通間民為九耳 屬 釋曰案大宰注疏

材百草根實與此注不同者但百草根 凡無職者出
實即葵韭果菘百草中可以兼木矣

夫布 釋曰無職非一故言凡此無職即大宰間民無常
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

者為有職者執事當家廛地不事即無職注 獨言無職者
也云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 注 掌其九賦

釋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皆論貢不言賦惟此
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即賦也以其掌九賦者上雖直云

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案劉琰問載師職云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間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

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
矣夫布者如今筭斂在九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租即

夫征不得兼言家鄭連言家挾句耳劉琰又問間師職云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

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
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將自

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荅曰讀天官冢宰職
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堂

然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筭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
者案冢宰職九賦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

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為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
有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

職為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為義
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賦中亦在九賦中

故云無職在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
九賦中也

成而不樹者無椹不斲者不自帛不績者不裘 注 掌
罰其

家事也盛黍稷也樽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釋曰云庶人不畜者祭無牲者案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今惰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云不樹者無樽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樽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緝績者得布其衰裳以布為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為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

周禮十四

十六

陳保

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釋曰云掌邦國據畿外諸侯言都鄙據畿

內五百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據二百里六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向內而說之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云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夫家猶言男女人民謂奴婢田萊見田及荒不耕者之萊其數皆知故云之數也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所以駕馬輦人挽行之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古者亦三年一大案比戶口則考校主民之羣吏校其功過以詔告在上注郊里郊所居也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有過者廢退之注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莢善言近釋曰云郊里郊所居也者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

在郊與此同也必知鄉民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中同是鄉民也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者其義若閭師耳云周天下也者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徧天下也云萊休不耕者詩云田卒汙萊注云下者汙高者萊是萊謂草萊之地若上地萊五十晦之類也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者郊外言萊即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萊五十晦百晦之類是萊是草萊穢惡之稱也郊內謂之易無文案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云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直言易者善言近也

若將有軍旅

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

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

八周禮古

十七

象

以帥而至

注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釋曰云若將有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

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躬見田役謂四時田獵之戒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於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衆庶者謂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其庶衆已下云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謂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車亦有卒伍云使皆備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譯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及矛戈戟也以帥而至者鄉師云以旗致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帥而至鄉師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

其域釋曰言造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也云量其地

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云注物謂地所有也名山

其域者即疆域大小是也

注大澤不以封釋曰

云物謂地所有也者若地物無所有不得耕墾若以歲

時徵野之賦貢

釋曰以郊內賦貢間師徵斂郊外曰野所有賦貢縣師徵之遂師旅師斂

之故云徵注野謂甸稍縣都也所徵賦貢與間師同

野之賦貢注曰知野舍有甸稍縣都者以其縣師并掌天

下既邦國與畿內不同明野中唯含有此四者也云所徵

賦貢與間師同者但間師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

徵四處賦貢與間師同若斂野之賦貢是

遂師旅師也故直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

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

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注官主施惠故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此與下為惣目也

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者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

稅多少惣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

留之以為恤民之難阨之等也難阨謂年穀不孰民有困

之則振恤之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門謂十二國門

關謂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

周禮十四

十八

孫中

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
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凶荒謂年穀不孰則
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者凶荒
則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
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注委積者廩人
於近畿三百里以外言待凶荒之事也注倉人計九穀
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
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
艱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餘廩也
羈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故書艱
阨作槿阨羈作寄杜子春云槿阨當為艱阨寄當為羈
釋曰倉人主藏穀廩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數至餘法用
皆約倉人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孰
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注止猶殺餘法
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又案廩人云掌九
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

周禮十四

十九

毛昌

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是廩人亦云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
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入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
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所藏者則給糴阨老孤之
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
謂除道路委積之外也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者職
內所云亦謂本司所用有餘乃移於他處故云亦如此也
云少曰委多曰積者據此文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相
對而言若散文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蒸亦曰委是也
云糴阨猶困乏也者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
凡賓客會同師役

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

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

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釋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而委積此經所

陳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注廬若今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野候徒

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

二市之間有三廬一宿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者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舍

與廬相似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案漢法十里有亭有三老人皆有官室故引以為況也云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者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十里又有一廬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間三廬一宿凡廬有四義十

里有廬一也中田有廬二也易剝之上九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注云小人傲很當剝徹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云於時廬旅鄭云廬舍安民館舍施教令四也凡

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釋曰言凡委積上二文委積之事是也以

時頒之則以荷者是也周禮十四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朱明

輦之力政釋曰均人所均地政已下摠均畿內鄉遂及公邑云均地政者謂均地守地職二者之稅

使皆十一而出稅又均注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人民已下力征之事也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

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釋曰鄭破政為征者以經政是政教之政非征稅

之征故破之也鄭又知地征是地守地職之稅者以其出稅無過地守地職二者故知之也云地守衡虞之屬者亦

謂畿內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遣其地之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當邦賦云地職農圃之屬者此

即大宰九職云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之屬以九職任之因使出稅也云力征已下并車輦並是力之征稅若然土均

云掌平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與此鄉遂及公邑別彼又云地貢鄭云

謂諸侯之九貢與此九職之貢又不同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

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

公旬用一日焉

釋曰此所均力政者即上人民之力征不通牛馬車輦故禮記王制云用

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此亦據人而言也云以歲上下者上即豐年下即儉年也豐年則公旬用三日者公事

也旬均也謂為注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事均用三日也注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

也旬均也讀如管管原隰之管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釋曰鄭知豐年又食四鬴已下者案廩人云人四鬴

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而知之彼又云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時則無力征矣若然此食二鬴而

言無年無年者鄭云無贏儲仍未移民就賤此無年與彼不能人二鬴之歲不同彼不能人二鬴自然無贏儲也云

六周禮十四

二十一

徐茂

公事也者此天子之法非諸侯之禮不得為公君解之故從公事而釋也云旬均也者王制既云用民歲不過三日

明不得為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恐不平故云均也云讀如管管原隰之管者彼詩管管是均田之意故讀從之云

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彼易坤為地地德均平是以均為義今書今易書有作旬字者旬與均俱有均平之意

故引為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

釋曰凶謂年穀不熟札謂天下疫病則無

此力征及財賦二事此即注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廩人云不能人二鬴之歲注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程

曰云財賦九賦也者此即大宰九賦謂口率出泉知賦中惟是九賦者以下文有地守地職故此惟有九賦也若然

上均地政不言均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注不收山澤及地

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

三年大比則大均

注有年無

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

之若父不脩則數或闕 釋曰經既云大均明知有年及無年皆須大平均計之也云父不脩則數或闕者三年一闕是其父父不脩謂不大平計則其中間不知其數不知其數則是數闕也

周禮疏卷第十四



